

陈青云著

鬼马风小波

下册



鬼马风小波

(下册)

陈青云 著

海南人民出版社

鬼马风小波

陈青云 著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遂宁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75 字数：428,000千字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80541-237-7/I·43

(全套上、下册)定价：8.70元

八

高玉昆板起脸来道：“这女孩也太顽皮了！”

汤山奎道：“还有呢！”

“还有？”清风子两眼大睁。

汤山奎冲口说道：“小师叔虽没详细跟我说，但我也知道，那晚她把小师叔引回住处去了，第二天，咱们在快活林里遇到她，还同桌饮了酒，她更亲自烧了几样菜，送到庙里来给小师叔吃。‘师叔’不是我要瞒着你，因为师叔不喜欢她。”

清风子又好气又好笑，道：“那日她偷了我的道袍，在庙里困了半天一夜，叫我如何不气恼？但后来听了你传的话，而且她又出手救了我，我岂是好歹不分的人？心想她的年纪还小，武功高绝，难免任性，不把人放到眼里，因此我对她，早已不记恨了。”

汤山奎闻言，欣然道：“原来师叔早不恨她了，那可好啦！”

清风子追问道：“后来呢？”

汤山奎侃侃而道：“那波姑娘对小师叔真是一见钟情，我也跟小师叔说了，现在师祖不能下山，若得这波姑娘的相助，咱们就不怕师叔祖了，起码大师伯也少受点罪，却是小师叔脸嫩师门的戒律又严，更怕师叔你知道会责备他，所以就不敢和她亲近，可是我晓得，小师叔心很喜欢她，天下事就这么巧，三师叔派小师叔去春艳院，这下可成了大好机缘

了！”

清风子哭笑皆非，道：“什么？连我也不敢去的地方，她也去了？这成什么话吗！”

汤山奎对风小波想爱，又自惭形秽，便只有敬了，而现在师叔骂她不成话，他忙正色肃容道：“师叔，她也去了；那晚你吩咐小师叔的话，被她偷听去了，她得知她的仇人藏在春艳院中，别说那只是烟花院，就是龙潭虎穴，刀山火海，她也会闯的。”

清风子摇摇头，皱着眉头道：“虽然这样说，到底不成话，哪有个正经的姑娘，跑到烟花院里去的？”

高玉昆听后，心里有了谱，即道：“对了，这姑娘可能是小师弟所说的‘另有其人’，如果真的是她，实在了得，就凭师叔那么快的身法，竟也不见她的踪影，惭愧呀！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在他们面前，我真的是老了。”

“师父，怎么不是她？”汤山奎说道：“她身手矫健，行动迅捷，就连……”

说着，不自觉瞟了清风子一眼，不敢往下说了，他要把波姑娘这几天的行径都说出来，岂不要羞煞三师叔了？

清风子道：“论武功，那姑娘的确不错，只是太过淘气了，可惜长得那么大，却缺少了教养；山奎，听你这么说，小师弟是往她那里去了，不把他找到，咱们总是不放心，小师弟可曾对你说过，她住在何处？”

“小师叔哪会告诉我？我也不过是猜出那方向来罢了！”

汤山奎好奇的问道：“三师叔，师父，你们急着找小师叔，

该不会有什么火急的事吧！”

高玉昆神色黯然，道：“唉！这事也该对你说了，以后虽然不用改称呼，也该知道才是，你小师叔其实并非我的亲兄弟，他不姓高，而是姓风。”

“啊！”汤山奎不由大惊。

这莽汉可真一点也不蠢，师父是被天外真人叫来的，那天外真人原本姓风，适才他从师父师叔的言态，已看出了端倪，至此哪还有不明白之理？

倘若，只因为高玉岗是风漫天之子，他也不会大吃一惊，而是那波姑娘也姓风，他俩人又长得那么像，莫不是……

他已猜到几分了，再想昨晚小师叔和那波姑娘同枕共眠，汤山奎吓得呆若木鸡。

这怎么可能，怎会有这样的事？

“哎呀”汤山奎不觉叫道：“不不……不可能！”

高玉昆说道：“不要大呼小叫，山奎，别说你是抱着他长大的，就连养他的奶妈也不晓得我也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兄弟，如今事情揭露我很难过。”

汤山奎急着辩道：“师父，我指的不是这个，而是那波姑娘，她也姓风！”

清风子两眼发直，嘴也合不拢，脸上倏然变色，蓦地一跺脚，道：“不好！快，快找小师弟，只怕他……唉！这不是冤孽吗？”

高玉昆吓了一跳，问道：“师弟，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清风子痛心疾首地道：“我真该死，是我不好，不该叫他去春艳院，冤孽……真是……”

高玉昆还是不懂，他莫名其妙地望着两人，只见清风子和汤山奎脸已变色，于是追问道：“师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清风子又咬牙，又甩头，悔恨道：“怎么，你还不……是了，原来你不知道那姑娘，我早看出来了，山奎也知道，她就是师叔的女儿，和小师弟是兄妹，但他们俩人都不得是同胞兄妹，你想，两人已经有了感情，偏是小师弟去春艳院，她也去了那里，不用说定是假扮粉头，你想想，会有什么事发生？”

高玉昆听了，仿佛头上叫人打了一棒，脑中“轰轰”响个不停。

清风子唉声叹气，神情沮丧，汤山奎也傻眼了。

“我们走！”高玉昆最早清醒，大叫一声，转头就跑。

那高玉岗得知自己是天外真人之子后，凄厉的喊声，仿佛又回到他的耳际。

万一，高玉岗真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会不会……

他不敢往下想，可是怜爱之心，还是逼着他想了。

高玉岗若不寻短见，也准会发疯。

清风子说得不错，“冤孽”，高玉岗若不是作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又岂会变成那么一副模样？

“师兄”清风子高声叫道：“等一等。”

这时，汤山奎当先追了下去。

他虽不知道那波姑娘住在何处，但方位却错不了，高玉岗也曾遥望过那座山。

而且，那天波姑娘给他送来的酒菜，还是热气腾腾，可见距此也不会太远。

高玉昆地头不熟，汤山奎立刻追上了，道：“师父，我来带路！”

“好”高玉昆应道。

此刻，清风子一掠面前，抓住高玉昆的肩膀，道：“师兄，也用不着这么急呀！刚刚我仔细想了一下，小师弟现在怎么有脸去见她？我们还是在附近找找！”

“你说得很对，岂止那波姑娘，只怕他谁也不愿见，山奎，你再想想，小师弟现在可能会上哪里？”

汤山奎用手搔搔后脑，努力回忆以前发生之事。想了一会之后，他才开口道：“三师叔，你还记得我初到的那天晚上吧？小师叔潜去纯阳观下面的山谷，就是那里，他第一次遇到那波姑娘，也……”

若是先前，他还能坦然说，两人在那晚产生情愫，但现在不能讲了，小师叔曾把她抱满怀，还有波姑娘的那一吻。

登时，他住口不言，两人都会意了。

高玉昆催促道：“既然他对那山谷印象深刻必然去那里了，还不快点带路！”

其实，他们已在纯阳观左面山下，清风子心生愧疚，道：“你们随后来，我打前头走了。”

双足一弹，身子便如箭般向前直射而出。

高玉昆虽是师兄，但随师的日子不长，无论内、外、轻功，都远不及这位师弟。

汤山奎更不用说了，凭他哪能赶得上清风子？

那天夜晚，汤山奎和高玉岗是从山上纵下谷底，因此方位极易辨别，穿过密林，谷底现出空旷之地，乱石也多了起来。

太阳已经偏西，但光线仍可投射到谷地。

汤山奎忽然止步，低声道：“在这里了！”

高玉昆心头一阵剧跳，问道：“在哪里呀？”

谷底没有树木，一眼即可看清，哪有高玉岗的人影？

汤山奎指手划脚，向师父解释道：“师父，我是说……那晚就在这里，你瞧！我就躲在这些石头后，小师叔没有发觉，那波姑娘也不晓得他们俩人就……”

高玉昆好生失望，本来要骂他蠢，但又按下火气，道：“你是说，他俩人一见生情？”

汤山奎傻呼呼地道：“是不是一见生情，我可不晓得，小师叔也不曾对我说，先是那波姑娘，像戏耍三师叔一样，戏耍了小师叔一会，小师叔气极了，掷下软剑，伸出两臂，这么……这么一抱……”

“唉”高玉昆皱着眉，叹了口气。

汤山奎又道：“师父，真好笑，那波姑娘竟啮了小师叔一下，然后轻按他的肩头，便脱出了小师叔的怀抱，格格地笑着跑啦！”

高玉昆喃喃说道：“冤孽，唉，真是冤孽！”

言讫，他怔了下。

因为，汤山奎的黑脸膛透红，而且手还摸着自己的脸，那神情真是如醉如痴。

汤山奎自言自语的道：“小师叔真好笑，人家去得无影

无踪了，他一个人还双手环抱，象是波姑娘在怀里一样，嘻嘻！要不是我笑出声来，他恐怕还陶醉在其中，一时醒不来呢，后来小师叔半夜就失踪了，直到天亮才到那庙里，哎！”

汤山奎发现没有人搭腔，目光疾扫，高玉昆早已不见人影。

他心一慌，向四周高声叫道：“师父，你去哪去了？”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应声。

刚才两人立身之处，乃是纯阳观徒众整理平的一块空地，平日作为练功的场子，所以四周的乱石，堆砌如短垣，只有中间才绿草如茵。

正因此处多乱石，草深林不茂，和谷底那旁的参天古树，形成了强烈对比。

原来，汤山奎回忆那晚情景时，高玉昆已发现谷底有人影一闪。

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他，忙一矮身，从石堆后绕了过去，留下如痴似醉的汤山奎。

“师父！”

汤山奎找不到高玉昆，可急了起来，他是来找小师叔来的，人没找到，却在这里说些不要紧的话。

“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人，打从这附近经过？”

人声？前面林中，有人声传来。

汤山奎疯狂似的奔过去，只见清风子和高玉昆面前，有两个蓬头垢面的老道，老道身后丈余处，有栋临时搭起避风雨的小棚。

一个瘦小枯干的老道回答：“没有人打这经过。”

另外那个愀然道：“师叔，这两天来就没有见过一个人，连咱们三个师兄上山去了，也不见回来，我们待在这里，一步也不敢离开。”

清风子道：“会上哪去呢？”

瘦小的老道问道：“师叔，我们师父他……他还好吧？”

汤山奎终于明白了。

这两个道士与那晚死的三个，都是玄真道人的弟子，他们不愿离开太远，谁知回去探望师父的三人都送了命。

清风子安慰道：“放心，你们的师父苦难难免，但不会有事的。”

另外那个道：“还有我们三个师兄呢？是不是被师父留在观里了？”

清风子沉重的道：“唉，他们不幸遇难了。”

“呀！”两个道人脸如死灰。

清风子质问道：“你们为何不听话？仍留在这里，若是被他看到，还曾有命吗？”

那两人登时悲愤交急，瘦小的昂然道：“我等非不遵师命，而是师父有难，弟子实在不愿意丢下他老人家，在此受罪。”

闻言，清风子不禁暗赞，随之指着高玉昆对两人道：“这位是你们的二师叔，我的师兄，他姓高，你们见过。”

“高师叔”

汤山奎一见此景，心中可又急了。

看他们的样子，还有得说，虽说自己和小师叔才不过相聚两日，是他从小抱着长大的，转之高玉昆，可以说还要亲近些。

汤山奎心中暗想：“如果小师叔去找波姑娘，三师叔还是真不方便，何况纯阳山的徒众，现在全由三师叔照顾，见了面，岂有不查问他们近况的？”

想罢，他悄悄退了回来，翻过对面的崖头向丛山间奔了过去。

这是从何说起，高玉岗和波姑娘既是同胞兄妹，而且又是天外真人的儿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的确，是冤孽！

更令他难解的是，那波姑娘既是天外真人的女儿，绝不会像小师叔一样，不晓得自己的身世，她为什么又跟亲生的父亲仇深似海？

汤山奎根本不知波姑娘在何处，不过从高玉岗眺望的眼中，猜出了那大概方位罢了。

忽然间，他发现身在一个谷口，那一带虽不是杳无人际的穷山恶岭，但却不见有路，谷口忽然出现小径，若不是常有人来，岂会有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但也非是一朝一日走出来的。

汤山奎大叫出声。

他看见了，就在前面林中，高玉岗脚步蹒跚，跌跌撞撞，衣衫也被树枝刮破了，在山风中飞舞。

汤山奎慌忙掩住嘴，因为一条人影，正从树上飘落下来！

是波儿！

风小波“啊”了一声，象是被高玉岗狼狈形象吓坏了，忙冲上前，扶着他道：“你，怎么啦？我怎么吩咐你来着，教你别来，你却不听，要是被娘发现了，你还有命吗？噢！……你……”

汤山奎其实不用躲，风小波也不会看他一眼，他虽然在高玉岗身后，但无法看清小师叔的脸容。

想必脸青，眼也直了，连波姑娘到了眼前，他也视而不见。

波姑娘怎么满脸恐惧？

难道小师叔有什么不对？

不！

风小波是在向后面望，只见她抓住高玉岗的手，催道：“快，快跟我来！”

她拖着高玉岗向山坡跑去，眨眼之间，高玉岗的衣衫，又被刮破两块，而且还挂在树枝上。

“啊”风小波发现了，惊叫一声，丢下高玉岗，把树枝上的布片，取下来藏入怀里。

幸好，她目光专注谷的另一面，汤山奎才没被她发现。

但已吓得半晌不敢探出头来，直到听不见声音了，汤山奎始伸出头来窥视，两人早就不见了，只有如雨的沙石，从坡上不断地滚落下来。

汤山奎忙绕到一边，匍匐蛇行而上。

无奈上面是石岗，寸草不生，他只有从下面的乱石堆中，潜行绕过去，及至，倒抽了一口凉气。

因为风小波和高玉岗，就在他前面相距不到两丈。

原来，那石岗是从崖上裂下来的一块大石，形成天然的一道石沟，里面杂草丛生，两人只在丛草中露出头来。

风小波虽然靠他这一面，但满脸惊疑，注视着高玉岗，连声问道：“你怎么了？”

这时，高玉岗忽然惊醒，霍地把风小波一推。

汤山奎这才发现，风小波刚刚把他搂在怀里。

“哎哟”风小波叫了声道：“你怎么了，吃错药啦？”

只见她从草丛中爬出来，疑惑满面，同时又掩嘴惶然回顾。

汤山奎急伏在草丛中，总算没被她看到，此刻也满腹惊疑。

打从他初见风小波起，就见他精灵般的捉弄别人，几时见过脸上有惶然惊恐之色？

这不是奇怪吗？

莫非，她也知道了自己和高玉岗是同胞兄妹了？

不会啊，刚才，她把高玉岗搂在怀里，高玉岗还将她推开，她那满脸惊疑之色，已说明她尚不知道。

那么，她怕什么呢？

高玉岗缩身后退，但背后已至岩石，他声调颤抖的说：

“波儿，你说，昨……昨晚在春艳院的，是不是你？”

波小波耳目并用，巡视左右，没有丝毫动静，才笑着对他说：“是不是我你都不知道？冤家，你呀，真笨！”

她脸上带着笑而含瞋，伸出手指，迅速朝高玉岗额头戳去。

那自然是打情骂俏，不是苦戮。

谁知“轰”然一声，高玉岗的后脑撞在岩石上，好象不轻，身子一阵摇晃。

风小波叫道：“哎哟，你今天是怎么搞的？”

说时，霍地手一抓，抓住他的手。

那高玉岗忽然抬起手臂来，作势一掌向自己的天灵盖劈下。

不，不是作势，显然用了很大劲道，风小波虽把他的手抓住了，高玉岗那一掌的劲道，只不过减轻了些，掌仍劈在自己头上。

只见他原已靠在岩石上的身子，顺着岩石滑落下来，这一掌劲道分明还很重。

不料风小波一怔，突然跳了起来，却把汤山奎吓了一跳，忙不迭将身子伏得更低一些。

那石缝中不仅草长，而且乱石也多，还有密密麻麻的荆棘，汤山奎只觉得面上好痒，好象有什么东西在爬动。

伸手一摸，原来是血，荆棘把他的脸刺破了。

只听风小波叫道：“娘”

她的声音在颤抖，看样子，是在害怕她娘随着“笃笃”两声，第一声入耳分明尚远，第二声却已在石缝中了。

那石岗和山岩间，裂开的大缝隙，少说也有两三丈远，汤山奎亦听出了风声，来人是 从岩上跳下来的，怎么波姑娘对她如此害怕？

好奇之心倒战胜恐惧，汤山奎悄悄伸出头去，他连大气也不敢喘。

山风极大，灌入那岩缝中，也就更响了。

高与人齐的草，起伏如波，且发出呼啸声，因为他们三人，各有专注，所以没有人发现汤山奎。

汤山奎看见了，不由愕然。

是一个细条身材，身着黑衣，长发披肩的俊女人，啊，双目失明。

眼睛只剩下黑窟窿，稍微偏向他这旁，不是在观看，而是在听。

汤山奎松了口气，蓦听“笃”的一声，几块小石子，直落汤山奎面前。

“呀”，汤山奎看得一清二楚，是那女人手中拐杖一顿，脚下岩石被震碎老远。

哇！好大的力道，难怪波姑娘也怕她？

嗯！这女人武功如此高超，波姑娘必是她娘调教出来的。

汤山奎摸摸脑袋，忽然想到：“哎呀！她是天外真人的妻子，那不就是小师叔的娘了吗？”

“你和谁在这里说话？”那女人厉声道：“快说！”

风小波反手到身后直摇，显然示意高玉岗不要出声，免得被母亲听到，口中回答：“没有啊。”

“没有？”那女人不太相信。

汤山奎见那风小波，虽然一脸惶急，但却轻笑了声，说道：“娘啊，没有人来这儿。”

那女人未理，侧着头倾响。

风小波柔声细气道：“你又不跟我说话，我一个人憋死

了，所以就跑上山来自说自话，有时跟鸟儿，有时又和兔子……”

“哦”，湓然，高玉岗发出了一声呻吟。

不好，原来他刚才昏过去了，现在又苏醒过来。

只听风小波惊叫道：“娘，你……”

乍见人影一晃，那女人快如电掣，扫杖向高玉岗扫去。

“哎哟，”风小波故意叫了声。

虽是抓住了杖头，但整个身子也被那杖挑了起来。

风小波在空中，脚向高玉岗头上的石壁点去，勉强借力将那杖荡开。

那女人叱喝道：“把手放开！”

风小波双手抓得更紧，神情激动道：“娘，你杀了他，我也不要活了。”

那女人的身子，也被风小波带动了，转向左面，风小波死命抱住杖头不放。

她一时拨不出来，跺脚骂道：“我平日对你怎么说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恨不得杀尽天下的男人，要是我的眼不瞎……”

汤山奎不禁打了个冷颤，想不到，天下竟有这么冷厉的话声，再加那“格格”的切齿声，确实叫人毛骨悚然。

风小波的身子荡过去后，两脚紧紧勾着一棵碗口粗的树，那女人见她不肯放手，暗中运动真力拉了一下。

哗啦！一声巨响，那棵树竟然连根拔起，朝着这女人的头下压下，她如果不闪开，就势必被那个树压个正着。

汤山奎见之，大骇，一者，这女人的内力雄厚；二者，